



附錄

四五年譜附錄

^ 16
3061
22



門 16
號 3061
卷 22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明新建謝氏原本

附錄四年譜四 附錄四年譜四

年譜附錄二 年譜附錄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

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

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

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藏書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四附錄
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
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
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
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
築祠於山麓同門董灑劉侯孫應奎程尙甯范引
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
相役齋廡庖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
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
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允
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
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
肉其子弟允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此竄
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
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
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
失所托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

蔭子卷三十一
處分家務題冊
同門輪手撫孤題單
三八、四四
三八、四五

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為正億問名。縮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縮以進表入。洪畿

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允子金以歸。惡黨信為實。弛謀有不便者。

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

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為會五日先生為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為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瓊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

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喙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

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

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覩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續梓全錄
嘉靖丁巳重
刻所刻
載黃綰序文末云嘉
靖乙未春三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柯橋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尙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旣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

予言哉。正德己卯，甯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搃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甯。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儵，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

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鉞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

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
宵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
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
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
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
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
遊日眾。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

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嘉禾舍于至大寺左。以居
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
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
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
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
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
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

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為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

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涪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

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者。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十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琪。程文德。講明師旨。

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

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畿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扃

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

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摺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

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啟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

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而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崑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闈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

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眾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眾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尙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慤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與諸

全書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
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
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
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
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
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黃城
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
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青築滄塘。以活饑
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
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
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
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
思彭适袁端化王襄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
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
偕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
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

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

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

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

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

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

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閒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閒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

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閒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允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

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卽是真面目。良

知明白，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

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眾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眞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佛之辯。眾皆曰。何如。曰眞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

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

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臧薄，霜霰之嚴凝，隕穫穉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啟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

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督，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

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稿寂寞而求之乎。所謂

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

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爲之泣然
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
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
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
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駿奔
師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泐山寇盡平卽日
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
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
富安書院又西曰鎮甯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

豐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
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
民心丕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
衣拱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
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
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逐
僭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
淬礪之風教復興風溥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豐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續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

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日內。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

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臆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眾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

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
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
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
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
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
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
止門日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稔民饑

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
除克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
欲報無酌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
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
春秋尸祝僉事沈謚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
規制題日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未詳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
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并落草木茂密生聚

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溢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甯國與貢安國謁師。

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閩東甯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旣而諸生日眾。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閩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邱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

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

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

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
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
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
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
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
敘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
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
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
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

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
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太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
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
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
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
洞。梯上眞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眞。以臨四眺。湘烟
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
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祕也。文明有象。先生嘗
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

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未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

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

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
析支離於眾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
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
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媚欲揜而彌章身沒三
十年矣干戈倥惚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
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
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
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
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

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
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
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
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
達爲赤烏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
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先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

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鏗。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闕。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

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

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眞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旣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

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
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
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
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
爲隔世人矣後死者甯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
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
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
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
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

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
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甯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
守德沈寵奈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
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
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
代眞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陽明先生書像記
三十三

全書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四十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
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
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
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
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
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問其父老云濠之未
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
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
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

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
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
遁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
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
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
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
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
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
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

全書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三

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

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眾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游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

全書卷三十一 全書四附錄
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

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
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
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啟予徵少
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
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
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

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
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
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
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
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
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
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
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

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
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
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
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
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
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箚。巢盡掃而
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
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

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
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
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
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
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
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
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
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 與祭

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為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間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

請恤典贈諡疏

(三八四六)

辨明功罰疏

(三八四九)

奏復封爵疏

(三八五五)

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廢。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

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聞

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
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廢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
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
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請從祀疏
題贈謚疏
諭祭文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明新建謝氏原本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啟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
書者二十乃作而歎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
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
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啟百世後聖之矩
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
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
窮乎

年譜附錄五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

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然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

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
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
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
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
昔之所求未極性眞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
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
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
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
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

靜寂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
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
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
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
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
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
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
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止
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眞意薄微言隱而口說

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
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疏簡爲超脫。隱幾
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眾。甚
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
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
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
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
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
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

越五月嘉靖四十一年

講學三變說
又三六ノ九
三六ノ二九

嚴及讀譜則喟然歎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
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
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
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
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
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
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
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
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壽梓之勞胡松茂
任之(三六ノ二)四ウ
年譜初七卷(三六ノ二)
三六ノ二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

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沈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旣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因爲我者固尙眾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

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嗷嗷。至老死不
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
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
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
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
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
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
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
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

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
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
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
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
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
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
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

全書卷三十六 年譜五附錄
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

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俴俴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

全書卷三十六 全書五附錄 十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
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
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嗶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
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
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
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
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
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
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

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
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
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
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
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沈守虛寂則爲異
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
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
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
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

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

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銓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予病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

貧困心衡慮。茫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

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

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

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

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為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為書七卷。既成。則謂子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

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躡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

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于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遂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

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為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瘳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為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

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閒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誼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

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間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卽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

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

書者。乃合蚤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卽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

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腳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

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歎之也。彼其歎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卽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

年譜五附錄
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爲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歎。將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

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

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

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日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一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卻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

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

全書卷三十六 年譜五附錄 三
乍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
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
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宮闈。毋
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
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
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駑。默悟真百感紛紜。
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
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

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
之。何年來同志彫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
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
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
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
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
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
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
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不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卽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眾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

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瞻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

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

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

擬吾黨承顏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啟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弟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腳矣。實際之言。

全書卷三十一 全書五附錄
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歎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味人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

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聞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

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彫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啟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

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弔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卽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

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

已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卽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卽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卽是不

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人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

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彫落不

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歎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

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

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尙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

石磐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溼。早晚亦須開關。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五附錄 三
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
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
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問題
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
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
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
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聞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尙
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

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
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
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沈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
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
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
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
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
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
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

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

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傅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計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